

王佐邦 / 著

诗词津梁



长征出版社

弁 言

杨子才

佐邦同志的《诗词津梁》一书付梓在即，要我作序，令人惶恐。因为他年长于我，学识过我，又是“曾向沧流制怒鲸”的老革命，我怎可班门弄斧？逊谢再三而不获准，只好从命握笔。题为“弁言”。弁者，冠也。开创近代诗坛新风的龚自珍《送徐铁孙序》曰：“乃书是言以弁君之诗之端”。我可不敢书端作序，这里取弁之另一义，兵勇也。一如舞台之上，主将出场之前，兵卒先为之呐喊几声。如此也还使得。

（一）

“辞赋文章能者稀，难中难者莫过诗。”（唐·杜荀鹤）正因为诗太难，我活过七十，对作诗还裹足不前。大约七八年前，偶然听人说，佐邦忙着为各总部诗词爱好者传授作诗之道，使我大为惊讶。待到我也离休赋闲，与佐邦接触日多，拜读了他的诗作，才知道他确是此道中人，并非浪得虚名。他的《湘西追敌庆开国》七律尾联：“一自陈王揭竿起，始今奴隶主玄黄。”大气包

举,为毛主席的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”,作了极好的注脚。他在“文革”中遭难时,写于山丹军马场两首七绝:“辞妇吻雏强自欢,暑残夜雨别长安。祁连六月漫天雪,迁客身寒心更寒。”“遥夜沉沉似水冰,寒惊梦破鼠窥灯。晓来霜送冷侵被,门外马嘶人喝声。”震动了我的心——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:“七年属黑帮,两载修地球”。军队的老干部大都与他有着同样的革命战争洗礼与内乱的体验,因而他的诗被他们所喜爱。正因为他是诗坛作手,其诗词情深义直,词采动人,因而他的诗词课义理与实践相济,颇受大家的欢迎。总参桑榆诗社赠他条幅:“高瞻绛帐谆谆语,博识鸿文晔晔光。军旅诗坛称巨擘,甘将积学化津梁。”以表达对他的敬慕。

(二)

我曾两次费去月余时光,校讎与研读《诗词津梁》书稿,觉得它是一本颇有个性特征的著作,作者很懂得为文必须“著我”。清诗坛翘楚袁枚曾说:“不学古人,法无一可。竟似古人,何处著我?字字古人,言言无古。吐故吸新,其庶几乎!”拜倒在古人脚下,随人俯仰,食古不化,是没有出息的。学问贵在出新,破陈规,去陈言,有所发明。即使某些方面不能超过前人,也要独立行走,不能只知拾人牙慧。佐邦深知此理,因而在此书中有不少创新之见。限于篇幅,我只举两端:

其一,他敢于突破600年来诗坛“分唐界宋”的框框。自明代以来,诗坛众口一词,崇唐抑宋,对唐人五体投地,看宋诗一钱不值。佐邦借助钱钟书“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,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”一语,作了深入分析,既指出宋代确有道学家所作的濂洛体,如毛泽东所说“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,一反唐人

规律,所以味同嚼蜡。”同时又强调宋人更有大量深含理趣而诗境兼美的作品,有胜于唐人之处。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。这绝非仅仅出于为前人主持公道,主要是他具有时代对诗歌召唤之敏感。佐邦不仅专注于叙事井井、议论娓娓的白居易作品,更尊奉其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为圭臬。改革开放,祖国大地新颜换旧貌,气象万千,亟宜丰神情韵之吟颂。回首当年,峰回路回堪反思;直面今朝,机遇挑战共相存,又需筋骨思理,以警世。佐邦在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的一首七律中写道:“无限沧桑尘网事,化为开拓照明灯。”可见其提倡筋骨思理之用心所在。

其二,他对独步当代的毛泽东诗词作出了精确的评价。写道:“毛泽东诗词,结束了五四以来新诗与旧诗对立的局面,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,赋予旧体诗以新的内容、新的生命。它运用传统的形式,创造了具有历史新质的崭新境界。”佐邦的研究更有其独到之处。有的诗评家认为毛泽东诗学三李(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),佐邦认为不能因诗中借用或化前人某些句子或语汇,就认定诗学某家。毛泽东在《吊罗荣桓同志》中借用黄巢《自题象》“记得当年草上飞”一句,不能因此下断——毛泽东诗学黄巢。对于政治家、学者、诗人的作品,师承谁家,须从他的创作风格上全面探讨。毛泽东作为伟大革命领袖兼伟大诗人,虽在诗评上亦崇唐抑宋,可是在创作风格上,恰恰与被列宁誉为11世纪中国改革家的王安石不期而遇。钱钟书对王安石的评价是:“每遇他人佳句,必巧取豪夺,脱胎换骨,百计临摹,以为己有;或袭其句,或改其字,或反其意。”“欲与古争强梁,占尽新词妙语。”毛泽东风格何其相似乃耳!佐邦对文坛伟人鲁迅的旧体诗,也作了精当的评说。佐邦提倡学习毛泽东、鲁迅这两位伟人的创作风格,一则学习他们古为今用,旧体

诗须吟咏新时代、新事物、新思想；再则学习他们对于前人的优秀遗产实行“拿来主义”，并力争超越前人。佐邦在国庆 50 周年天安门观礼台上哼了一首《永遇乐》，下阙歇拍句：“风骚翰采，超唐越汉”。这也许可以看作他提倡学习这两位伟人的注脚吧。

(三)

“为人性僻耽佳句”，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。（杜甫）佐邦虽然幼年即从师读经、学诗，从此与诗词结缘，但《诗词津梁》一书，却是他近耄耋之年才写就的。书中所论，包容了他一生的研究所得。他淡泊名利，不为“赢得身前身后名”而著书，为的是有益于时，有益于人。由于抱定了这样的宗旨，才使《诗词津梁》凸显两个优长：

一是实用性。

从宏观上讲，是社会实用性。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，老龄人口逐年增加，离退休人员群体不断扩大。对于离退休人员生活保障也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。发展老年文化则是其中的一项系统工程，这对促进稳定，匡正风气，启迪后生，具有重大意义。老年文化丰富多彩，而“诗赋怡情”，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。古代官员致仕，士大夫晚年赋闲，或以诗词录其一生心路历程；或寄情风花雪月，发愤世之感慨，抒理想之期待，成为伟大诗人。当今在离退休人员中出现了一股诗词热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登高引吭，九州齐和，诗词重现勃勃生机。这其中除少数文人学者外，数以百万计的老干部，似乎成了构成这个文学方阵的主力军。随着离退休人员群体的扩大和文化层次的提高，这股诗词热，定会升温。说不定会出现新时代的

杰出诗人,使民族瑰宝再现辉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可能益显此书的社会价值。

从微观上讲,是对老同志和初学者个人的实用性。此书虽在讲稿基础上整理成册,但有别于一般面面俱到的教程讲义,对于老同志及初学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。他讲课“高瞻绛帐谆谆语”,写书则“身列同俦共与商”。他融会了自己和诗友的学习体会,吸取了数年课堂解惑释疑和课后修改作业的经验。例如,针对初学者急于求成,提倡先学会读诗词,再学创作;针对作品的直白无文,用较多的篇幅反复举例,讲解形象思维、艺术夸张、含蓄蕴藉及中国诗歌创作的特有手法——比、兴两法;针对格律难点在于声律,就用较多篇幅讲解或图解平仄,以及如何辨认普通话中业已废弃的入声;针对老同志理解力强而记忆力差,提倡讲究学习方法——少而精、勤而久。针对某些初学者浅尝辄止,应景作品粗滥,提倡对自己的作品应像“母牛对初生犊那样,勤舔不止”,“一诗千改心始安”。限于篇幅,不能一一例举。可以说,爱好诗词的老干部和初学者,手中有此一本,细细揣摩,再多读多练,就可以由不会到会,达于彼岸。

二是学术性。

这里所说的学术性,并非指一般诗词美学探讨,诸如诗贵精思,诗以情胜,诗重文采等。作者在书中虽然有针对性地阐述了这些问题,但其旨要亦未脱离前人窠臼。我所强调的,是佐邦提出了一个当今诗词发展的重大探讨课题,即对诗词这一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民族瑰宝,如何进行积极而慎重的改革,以适应民族复兴、气象万千的伟大时代,对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文化的民族性作出应有的贡献。佐邦以其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功底,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。这里将其散见于各章节有关主要观点罗列如下:

——在各种文学形式中,文化底蕴之深厚,艺术技巧之精致,莫如诗词。对前人优秀遗产,要实行鲁迅所说的“拿来主义”。“拿来”中包括改造、创新,使之适应反映新时代、新事物、新思想。改造、创新之前题是“拿来”,手中无物,何以谈改造、创新。

——普及与提高相济,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共存。无巨大文学方阵土壤,难以产生文学尖子;无大量色彩纷呈的作品基地,无从出现上乘精品。无尖子之引导,方阵战斗力无以提高;无精品之示范,作品基地无以巩固。从而诗词这一民族瑰宝也就无从再现辉煌。

——对于“古音原汁原味”与“今音鲜汤活水”之争,以及当今诗坛上其他一些争论,作者主张学习大唐风度,要像唐代“今体诗、古体诗共同发展,流派纷呈,名家辈出,相竞互学,极少门户之见,更无文阀垄断之虞。”他提出:原汁原味与鲜汤活水共存,高古格调与新声时韵相济,让时代来选择,让爱好者群体共同开拓。他以史为鉴:明清两代诗坛,在复古与反复古、拟古与反拟古中争论不休,不仅未能重现唐宋辉煌,而且越争论诗歌越式微。

(四)

我还想向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下诗词与佐邦的养生之道。

佐邦不论仪表和行动还是反应功能和记忆力,都不像年近耄耋之人。两年前去桑榆诗社讲课,不带片纸只字,两个小时侃侃而谈,条明理晰,板书诗词十余首,无一讹错。他丢掉笔杆儿使用电脑写作,上网搭乘信息高速公路,在我们解放军报社是最早的一个,人称“新潮老头”。问他何以保养,他总答以心理保

健更重于生理保健。他刚离休时写了首七律《晚晴》，首联曰：“为有童心春驻留，鬓霜未必气横秋。”保持童真之心，是他心理保健的核心。佐邦一直保持兴趣广泛而好学的个性。他常说：人越动越勤，脑越动越灵。与衰老作斗争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就是自我与冷漠和疏懒斗争。他把读诗词作为心态平衡器；把背诗词作为神经健美操；把写诗词作为抒发喜怒哀乐化解“结郁”的“发散剂”。他诗中有一联：“丹丸对症药为酒，诗赋怡情书访医。”概括了生理保健与心理保健的关系。他离休后为书房取名为“知止斋”，又取别号为“三乐翁”。三乐者——知足常乐，助人为乐，自得其乐。此书的出版，也可谓三乐的结晶。

我这兵勇，借苏轼的两句诗结束呐喊：“多情明月与君共，无价青山为我赊”，愿老年朋友们共享三乐！

2001 年 11 月

开 场 白

这本册子,是在我为总政老干部学院几个分院诗词班和总参“桑榆诗社”讲课提纲的基础上整理起来的。我非诗人,更非诗词研究工作者,做梦也未想到离休下来,年过古稀,还讲诗词课。原来,总政老干部学院各分院的诗词班,大都请外面的专业教授、讲师来讲课。外面的人讲过了,眼睛就盯住里面的。1992年,总院出了本《诗词作业选》,登了我的几首诗词,被院长李伟同志看到了。外面请不到合适的教员,就叫我来滥竽充数。记得当年在抗大学习,同班的学员程度参差不齐,很高明的教员讲课,还有不少学员往往听得不甚明白,而班里的互助组长一讲,反而觉得易懂。原因很简单,大家生活在一起,共同学习,了解彼此学习的难易之处。和这道理相似,我和大家一样,开始学,比起从未接触过旧体诗的同志来,或许稍稍先走一步,对老同志起步登程的难易比较了解,所以大家听起来,觉得同他们的距离较近。于是这里讲罢,那边又请。要讲,就得准备。有的东西自己过去学过,但许多是现炒现买。讲课这差事逼着我重新学习,这书也就是边讲、边学、边整理、边修改出来的。

30年代初,我上小学的时候,我们家乡刮起一股读经的风。20多年后,读了《鲁迅全集》,才知道那是章太炎先生提倡的。我也沾了光,跟一位塾师学经,除学《四书五经》外,还学诗。我

这洋学堂去的学生,受到特别照顾,他还给开讲。他教诗完全承袭旧时训练做科举考试的试帖诗那套方法。对诗意的讲解不大重视,有的讲解很玄乎,我也听不大懂,而对格律却很注意。教诗时,老先生边用朱笔在诗本上圈点,边拉腔拉调地哼将起来。凡是音节点上的平声字,都要点上一个红点,要你吟起来也要拉长腔。有些平仄两读字,也要在字的四角的某一角画个圈,以示平上去入。所以背熟了《神童诗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(律诗和绝句部分)等,也就会辨认许多字的平仄声,初步掌握律诗的平仄配置。然后再学辨四声,背四声组词;背诗谱,学律诗的各种平仄格式;背《笠翁对韵》等书,既学对仗,又掌握平声30个韵部的常用字,还学些作诗常用的典故成语等;然后还学做对子——老师出上联,你应下联……这些东西学完了,才正式教你做诗。这套训练方法,是有来头的。过去科举考场上的试帖诗,不管你内容怎么高超,若在格律上违例,总是不及格的。

做诗准备阶段那一套还没有学完,就上中学了,已经学过的也就丢了。革命、参军之后,甚至把那套视为封建的东西。40年代初,读到我们新四军陈毅军长的几首旧体诗,还有苏北庞友兰、杨芷江、计雨亭等开明士绅唱和的几首诗,这才明白,旧瓶可以装新酒,旧体诗同样可以为革命服务。但是童年学的半拉子格律,不仅没有给我学写旧体诗以勇气,它那极苛繁的束缚,反而使我怯步。当时在部队做宣传、教育工作,写教材、编报纸、写宣传品,对象是战士和基层干部,还有人民群众和敌伪军士兵,工作需要,偶然也写点顺口溜、打油诗之类的东西。所以,我跟大多数老同志一样,做诗是从顺口溜、打油诗起步的。1946年秋,东北长春线保卫战结束,部队在北满休整,从延安来的同志那里,我读到了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、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、《七律·长征》等诗词,虽然那时我的理解水平很低,但他那大

气包举、喷薄欲出、一泻千里之概，深深打动了，于是想把童年学过的东西捡起来，试作旧体诗。那时实行“双轨制”：工作需要，写顺口溜、打油诗；自赏自娱，学写旧体诗。后者，颇似少女写日记，偷偷地写。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那灵性，写出来的诗，不是平仄不合辙，就是削足适履，词不达意；同时受打油诗、顺口溜的习惯影响，写出来的直白无文，缺乏诗意，拿不出手。同少女写日记所不同的是，人家写了是作为永久纪念，保存起来的；而我则是练习着玩的，写了就撕。那时写的不像诗的诗，今天只保存了一首。1946年驻军黑龙江呼兰县城，正逢中秋节，我们旅政治部的几个同志去游览城外的名胜钓鱼台，写了一首五律：“烽火祭中秋，钓台偕伴游。悲歌云震荡，怒啸水湍流。南满烟霾怖，北空晴朗讴。秋丛霜烂漫，林鸟引吭讴。”这首诗自己觉得照猫画虎，还有点像，就题在一位同志为我在钓鱼台照的相片后面，所以幸免于撕。辽沈战役开始，到团里去当政治处主任，天天打仗行军，哪有写“少女日记”的闲情逸致！战役胜利结束，因部队人员伤亡较大，总部特许我们在沈阳市休整一个多月，那时偶然忙里偷闲写“少女日记”，写下的照例一撕了之。1990年，读了一本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雪白血红》，帮我钩沉出一首佚作。这书的《最后一战》的那一章里有这么一段：

“11月1日上午，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（相当于师），派代表找到2纵5师14团，邀14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。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，要求承认其为‘火线起义’。14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（注：名字颠倒了，是王佐邦）不同意，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，撤到指定地点集中。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‘周政委’（注：应是‘罗政委’），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。不谈了，去53军军部找这个‘周政委’（注：应是‘罗政委’）”

代表’),根本没有此人。下午又谈,一方坚持要求‘起义’,一方坚决不同意,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。

“‘起义’还是‘投诚’,关系前途和命运,当然非同小可,是个原则问题。可是当14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,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,也就没有什么‘原则’可争执的了。”

这段文字,除几处笔误外,基本属实。但遗漏了个有趣的情节:谈判不久就争吵起来。这时,忽然一条汉子端着冲锋枪大嚷大叫地冲上楼来,对我头顶上打了个单发,随行的同志掏出驳壳枪呼地站起,顿呈鸿门气氛,我示意大家收起家伙,对毛芝荃说:“你们不想谈了吧,那我通知部队按原作战计划进行。”拿起刚接通的电话机佯作打电话。这下他慌了,吼着叫把打枪人捆起来,同时恳求继续谈判,态度也老实多了,对我提出的要求,由硬抗转为软磨。随行的侦察股长徐三航,一看这出戏一时收不了场,就悄悄溜下楼,将总队司令部四周地形及道路侦察清楚,下午率小分队出其不意地解除敌警卫排武装,3分钟解决问题。我第一次同敌人在谈判桌上打交道,觉得新鲜、有趣,还带几分滑稽,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,“挺刺激的”,就填了首《西江月》:“正要瓮中捉鳖,却来虎穴龙潭。项庄迎我一枪丸,妄把鸿门搅乱。早已包围收紧,更将捷径详探。蓦然帐主变南冠,不费唇枪舌战。”我要感谢那位报告文学的作者,帮我追忆起几十年前用陈词油腔谱成的顺口溜,虽然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。

平津战役以后,部队南下,行军途中偶然谱个平平仄仄平,作为忙里偷闲的消遣。我们团的副政委任奇志同志,他童年也受过试帖诗那套训练,学业基本完成,不像我是半拉子工程,所以我就跟他学,有时在马背上、宿营地唱和一下,也是弄着玩儿的,自己觉得不值得记录,不值得保存,后来只追记了两首。

解放以后,调到机关工作,兴趣转到读的方面来。大概是

1951 年吧,从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了屈原《九歌》及其评介,其恣意汪洋、想象飞腾的篇章,使我觉得,好像发现了长江、黄河的源头,于是就顺流而下,万里江河揽胜——按风骚、汉赋、晋魏古诗……的顺序读下去,作为业余的艺术鉴赏。50 年代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各种诗选,薄薄一本,每逢出差、住院,总要带上几本小说或史籍,另外带上一本这类诗选。正如钱钟书先生《谈中国诗》一文中所说:“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,平均不过二三分钟。”(《钱钟书散文集》533 页)所以常在读小说、史籍之余,来个“闪电战”,调剂一下鉴赏韵味。那时除偶然跟战友唱和写首把应酬诗之外,很少主动写诗,因为觉得这太费事。一首不怎么像样的诗,往往要花不少时间才能完成,有时迷住了,还弄得夜里失眠。越是眼高手低,越懒得写,越觉得搞“闪电战”适意!诗读得较多的还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自己“被解放”后。那时最喜欢读的是叙事井井、议论娓娓的白居易的作品,有时也读点清人龚自珍的诗。在那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”的日子里,哪敢吟诗!即使你颂扬“大好形势”,偏有那些高手把它解读为“反革命黑诗”。但是,在那年代,只要是多少受过折磨的人,正如司马迁说的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”。我为化解这“郁结”,就自己偷着哼哼。以前懒得写诗,这回又开始作“少女日记”了。这“日记”只能记在心里,不能写在纸上。刚被流放到山丹军马场,一来由于高原反应,一来那“郁结”在胸中横冲直撞,成宿睡不着,便在被窝里哼了两首七绝:“辞妇吻雏强自欢,暑残夜雨别长安。祁连六月漫天雪,迁客身寒心更寒。”“遥夜沉沉似水冰,寒惊梦破鼠窥灯。晓来霜送冷侵被,门外马嘶人喝声。”也许“结郁”发散了,心里舒坦了,就睡了几夜好觉。于是我发现了作诗还有如此妙用——可以化解“郁结”,得睡安生觉!此后常作“枕上偶成”,但多数都忘记了,那两首

写在心扉上的怎么也忘不了。离休之后,收集以往写过的诗,首先想到的是这两首。正如韩愈所说:“夫和平之音淡薄,而愁思之声要眇,欢愉之辞难工,而穷苦之言易好也。”(《荆潭唱和诗序》)

韩愈又说:“余事作诗人”。离休之后是地道的闲人,这才开始较系统地学诗词。学的重点不是写作,而是学会读。因为自知缺少诗人那灵性,做不了诗人,而读诗词,则是我所爱好的艺术赏析。过去读诗词,囫圇吞枣,现在细嚼慢咽,深深体会到:读古文难,读古诗词更难。要真正弄通一首诗或词的意蕴,往往涉及有关各种知识、学问,于是就去读其他书籍。说来也怪,在读诗词——读典籍的往复循环中,过去觉得读“懂”了一些诗词,而现在反而觉得“似懂非懂”了,正是在这“似懂非懂”中,获得一种亦真亦幻的星云状态似的美感,为它的艺术魅力所吸引。过去的所谓“懂”,好像尝到所有白酒都是辣的;现在的“似懂非懂”,似乎能品出“茅台”、“五粮液”、“二锅头”来了。积以时日,才逐渐体会到李白的词气豪放,杜甫的思力深刻,王维的神韵淡远,白居易的议论畅快,李商隐的含蓄蕴藉,苏轼的比喻络绎……。过去只知道诗词难写,现在体会到品赏诗词也不易!

漫游诗词王国,成了我离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。至于写,除唱和应酬之外,我很少动笔,只是在心中有那“郁结”,不吐不快时,才偶然谱上一首或几首。我非常赞成聂弩同志的写诗带有娱乐性的说法,决不自找那不想写或写不出来而硬去写的苦差事。可以说,我的“诗词怡性”是封闭式的。出来讲课,才走出自我封闭的圈子,领略到今天诗词界的斑斓多彩,尤其是离退休老同志的“老有所学”活动中掀起的那股“诗词热”,使我大开眼界,大为感动!

近年来,许多老年大学开了诗词课;报刊上发表的老干部诗

词越来越多;不少单位出版了《红叶》、《秋韵》、《桑榆情》、《犹春集》之类的老干部诗词选集;有的还出版了个人诗集。在离退人员群体中出现这股“诗词热”,是有其历史的、时代的和诗歌本身发展的根源的:

——“诗赋怡情”,自古以来是中国士大夫“致仕”的传统的高雅文化生活,有其悠久的历史;

——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,旧体诗的造诣颇深,留下许多不朽的作品,老同志视为学习的样板;

——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,使老同志无限鼓舞,而污泥浊水,沉浮泛起,又引起忧虑和愤慨,“故哀乐之心感,而歌咏之声发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;

——文艺界“二百”、“二为”方针的贯彻,为老同志作品的面世开辟了广阔的园地;

——“五四”以来的新诗歌运动,有巨大发展,成就斐然,但远未达到其成熟阶段,而旧体诗“一蹴而至崇高境界,以后就缺乏变化,而且逐渐腐化。”(《钱钟书散文集·谈中国诗》532页)但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,正如地下埋藏千年的莲子,一遇泥水,跟新种子一样发芽生长。

诸多缘故,使这股“诗词热”现在方兴未艾,老的离退人员又把接力棒交给后来者。这,无疑是诗词走向大众的可喜现象之一。若老同志中的诗词爱好者与社会各界诗词爱好者携手来,对诗词这一优秀的民族艺术加以普及和提高,剔除历史腐滓,赋与时代新质,对其形式进行积极而谨慎的改革,使这一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的艺术瑰宝发扬光大,再现辉煌,这对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道德情操,增强先进文化的民族性,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,会有重大贡献。

我们总政治部老干部诗词爱好者的队伍,也不断扩大。老

干部学院的各分院,大都开了诗词课程,成绩显著。总院和有的分院,分别出了几册诗词选集,其中有不少思想性、艺术性都比较高而且格律工整的作品。这些作品的作者,有的是原来具有较好的古典诗词功底的老同志,也有不少是从当年的“枪杆诗”、“顺口溜”、“快板书”起步的。几年工夫,达到这个程度,不容易。

但是学诗词与学书法、绘画等课程相比,收效不如那些课程快。这并不奇怪。书画与诗词虽同属于文化艺术范畴,都要掌握艺术技巧,但是作诗词需要广泛的知识积累、诗词美学修养、一定的生活功底等等。就艺术技巧来说,也不像前者那样直接,掌握它需要花更长的时间、下更大的功夫。另外,我们在学习方法上也多少有点急于求成。主要是没有学会读诗词——从中把前人的遗产拿过来,就急着去学作诗词;没有学好诗词这门语言艺术的内涵之前,过早地去学它的表现形式——格律,其中平仄又成了拦路虎。有的虽然学会了格律,由于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构成诗词诸要素的学习上,仍按写文章的套路来写诗词。习惯于逻辑思维,不善于形象思维,致使“以文为诗”,作品缺乏诗的韵味,成了带格律的文章,押韵的革命口号和词藻。

张仲行先生说:“作诗词,大难有两种,一是要有宜于入诗词那样的情意,二是要有选用适当词句以表达那种情意的能力。与这大难相比,弄清格律是小难。大概是因为大难如烟云,远而模棱,小难如衣履,近而具体,几乎所有喊难的,所喊的都是格律。”(《张仲行作品集》第二卷 225 页)可见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。

诗词虽然是高难度的语言艺术,但是根据这些年学得成功的老同志的经验,可以这么说,入门并不难,登堂入室也是可以的。他们除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功底之外,还具备两个重

要条件：一是有浓厚的兴趣，二是有耐心。这兴趣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浓厚的。先是读了些诗词，想试试，写出来像那么回事，但不合辙；再读、再练，有进步；于是愈读愈练愈来劲，后来就有点着迷了。浓厚的兴趣是在读诗词——作诗词的良性循环中逐渐培养起来的。耐心，也是在学习中慢慢养成的。起初，不知深浅，往往急于求成，一旦情趣投入之后，就体会到“诗难，不易写，经历者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（《毛泽东诗词集》244—245页）于是放长线，钓大鱼。在一个时间单位内，他们适应老年人的特点，学得“少而精”；而在长年里，则“勤而久”，勤读、勤练，持之以恒，行之有素，三五年初见效，七八年大见效。“余事作诗人”，我们离退休老干部可谓“闲能”，但不可能全作诗人，然而具备了上述条件，作诗人也并非难事。离退休下来，若是无所事事，10年、8年一晃也就过去了。

我的这本册子就是根据这些同志成功及走弯路两方面的经验，以毛泽东诗论——“诗要用形象思维”，“律诗要讲平仄”——为纲，参照当代方家学者——钱钟书、王力、张中行等有关著作，以及欧阳中石主编的《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》有关章节，撰写而成的。在撰写过程中，得到李伟院长的鼓励和支持。解放军报社离休老干部杨子才、李家许、常恒强同志，长征出版社副总编辑吴纪学同志，总参北极寺休干处桑榆诗社刘振堂、郑明哲同志等，或录文以示，或发篋而授，或披阅指疵。尤其是子才同志，以其对古籍和诗词的博学强记，不憚其烦为所引古籍和诗词校勘，避免了我许多记忆上的错误和引录的疏忽。而96高龄的孙毅老将军挥毫题词，总参桑榆诗社赠以条幅，顿使蓬荜生辉。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！

一开始就说，我当诗词教员是不够格的，至多只有学习互助组长的水平；我又是一个封闭式的诗词爱好者，对当今诗词界学